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

刘国芳◎著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

高尔基：人 出

契诃夫：人 出

屠格涅夫：人 出

陀思妥耶夫斯基：人 出

普希金：人 出

屠格涅夫：人 出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出品人：周殿富
总策划：崔文辉
策划编辑：东方
责任编辑：周海莉
封面设计：三棵树
版式设计：麒麟书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/刘国芳著. —长春：吉林出版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
(青少年文学读本·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463-2584-2

I. ①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7848 号

书 名：风中有朵雨做的云
著 者：刘国芳
出 版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(130021)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印 张：14.75
版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发 行：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-18 栋底商 A222 号 (100052)
电 话：010-63106240 (发行部)
书 号：ISBN 978-7-5463-2584-2
定 价：24.00 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 录

城市上空的鱼	(1)
望远镜	(5)
空房子	(12)
发 现	(21)
牵我过马路	(30)
跟 踪	(39)
枣 子	(45)
垃 圾	(55)
短笛无声	(62)
表 姐	(73)
云深不知处	(79)
请用其他方法联系	(84)
栀子花香	(90)

桃 子	(98)
阡 陌	(106)
表妹叶子	(112)
李 子	(119)
村姑小谢	(128)
浒 湾	(134)
青 泥	(143)
杨 梅	(149)
官 道	(157)
礼 堂	(163)
下 马	(171)
碎石机	(178)
1976 年的爱情	(187)
积 累	(195)
李平的爱情	(202)
转 换	(209)
风中有朵雨做的云	(214)
失 去	(221)
爱也有错	(225)



城市上空的鱼

鱼儿其实就是一条鱼，一条美人鱼。她在业余游泳队的那段时间，我常去看她。我看见鱼儿总在水里游来游去，活脱脱一条鱼。鱼儿比赛我也去看过，她一扑进水里，便真正是如鱼得水了，游得飞快。很多人都知道她，有人不住喊她：“鱼儿加油鱼儿加油。”鱼儿在这喊声中，总是第一个触壁。鱼儿从池里爬起来，会扬一扬手。在那些此起彼伏的喊声中，鱼儿一脸灿烂。

但鱼儿却没有发展下去，鱼儿的游泳队属业余性质。鱼儿尽管游得很快，但和国家队的队员比，仍有天地之别。鱼儿的父母大概明白这点，在鱼儿高一时，毅然中断了鱼儿的训练，让鱼儿潜心读书。上大学大概是天下所有父母对子女的期望，鱼儿的父母也不例外。离开了游泳池，鱼儿一脸忧愁，我总看见她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她眼里水汪汪的，看得出来，她眼里还装着游泳池。

鱼儿应该在水里才有发展，我从认识鱼儿那天起，就这么认为。鱼儿没考取大学，就能说明问题。不能说鱼儿读书不刻苦，但她的成绩总上不去。在一连考了三次后，鱼儿把父母的希望彻底粉碎了。

鱼儿后来在邮电所做临时工，这是一家郊区邮电所，很远。鱼儿总是骑一辆车子早出晚归。我没有事，也骑一辆车子去找鱼儿。鱼儿的工作是汇兑。每天，经她手进出的钱都有上千上万。但到头来，能放进鱼儿口袋的，只有160块，这是鱼儿一个月的工资。邮电所只有五六个人，除鱼儿外，都是正式工。他们工资很高，我看过电脑打出来的他们的工资表，五花八门的钱加拢起来，有上千块。鱼儿那一点钱和他们相比，简直从不敢

看他们的工资表，她心事重重地坐在那儿。她的眼里，不再是水汪汪的了。早先，她眼里还装着游泳池，随着年龄大了，游泳池在她眼里消失了，那只是她逝去的一个梦。我在她眼里看见的，是一片迷茫。

一天去找鱼儿，她不在。问邮电所的几个人，说鱼儿呢，去了哪儿？他们说鱼儿不做了。我说鱼儿为什么不做呢？他们都摇头，说不知道。我又问鱼儿现在去了哪儿？他们说大概在红楼夜总会吧。我说鱼儿去那儿做什么？他们笑了，说去那里还能做什么，唱歌跳舞呀。隔天，我去红楼夜总会。果然，我看见了鱼儿。在这儿鱼儿好像换了一个人，她穿着一身艳丽的服装，在台上轻歌曼舞。一曲终了，我听到掌声四起，鱼儿在掌声中一脸灿烂。

我又看到从前的鱼儿了。

我后来问鱼儿为什么不在邮电所做，鱼儿说你不觉得工资太低吗？根本不能体现劳动价值。鱼儿说我跟大家做一样的事，甚至做得更多，凭什么他们拿1000多块我只拿100多块，差别太大了。我说他们是正式工而你是临时工，你们原来就有差别。鱼儿说我不干，不干总没有差别吧。我说于是你跑到这儿来唱歌，但你唱得好吗？鱼儿说我小时候不是少年合唱团的吗，我有底子。我又说在这种地方的女孩要变坏的。鱼儿说只要不下台子，就不会变坏。我说什么是台下子？鱼儿说就是只在台上唱歌不陪人跳舞。我说你做不到吗？鱼儿说自己想做，就做得好。鱼儿说这话时很自信的样子，让我对她充满信心。但后来鱼儿并没有做到，我去红楼夜总会看她，总看见她唱完歌后，又下来陪人跳舞，而且贴得很近，几乎要和人靠在一起了。一次我提醒鱼儿，我说你不是说不下台子吗，怎么下了？鱼儿说身不由己呀，不下台子的歌手，在舞厅里根本立不住脚，你唱了歌，人家不献花篮，不鼓掌，不喝彩，这不等于白唱了吗？我说看你人家贴得那么近，你真要变坏的。鱼儿突然眉头一皱，说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好坏怎么衡量。

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回答。

我后来很少去红楼夜总会看鱼儿，但我能听到她的歌声。红楼夜总会

离我家很近，从空间上算，还不足 100 米。夜总会的喇叭很响，我总在夜深人静时听到鱼儿的歌声。我在听到鱼儿的歌声时，我觉得鱼儿实在不适合在舞厅里做。她适合在游泳池里，她是一条鱼，她离不开水。这样想着，我好像看见鱼儿在游泳池里如鱼得水了。我从前经常看鱼儿在水里游弋，这是一种深刻的记忆。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着鱼儿的歌声时，总把那个在游泳池里的鱼儿回想起来。在天空飘荡着鱼儿的声音时，我仿佛看到一条美人鱼在天空游弋。这时候，鱼儿分明是城市上空的一条鱼了。

有一阵子我经常看到鱼儿，鱼儿总坐在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后面，鱼儿一双手抱着男人的腰。鱼儿看见我时，总抽出手来晃一晃。一次晃过，鱼儿让男人停车。车停后，鱼儿兴高采烈地跑过来。鱼儿告诉我一条让人欣慰的消息，鱼儿说电台播放她的歌了，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了。我说什么时候放？鱼儿说到时打电话给你。我们说话时，男人按响了喇叭。鱼儿听了，又跑回去。在车上鱼儿又向我晃了晃手，仍说到时候打电话给你。

几天后我真接到了电话，她告诉了我电台×月×日放她的歌曲。我自然向鱼儿祝贺。但我又有一个疑问，电台怎么会放鱼儿的歌呢？鱼儿作了解释，她说一个大老板给电台赞助了好几万元，条件是电台必须帮我录制几首歌，还必须放出来。我又问那个大老板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？鱼儿说人家爱才嘛。我说大概是爱你吧。鱼儿说不要胡说人家有妻子，说着放了电话。

我在×月×日电台的××节目中，真的听到鱼儿的歌声。经过很专业的制作，鱼儿的歌声很好听了。我在倾听这美妙的歌声时，仿佛再一次看到一条美人鱼在天空游弋，鱼儿实实在在是城市上空的一条鱼了。

一个闷热的夜晚，我梦见鱼儿飞在空中。鱼是飞不起来的，飞在空中的鱼重重地摔了下来。我在梦醒后打了个寒噤。随后一个晚上辗转难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，是不是鱼儿真有什么不测？第二天，我一大早给鱼儿挂了个电话。接通后，不是鱼儿接的电话。电话里是一个陌

生的声音。电话里的声音告诉我，说鱼儿死了。我听了，扔下电话就往鱼儿家跑。到了，证实鱼儿真的死了。鱼儿的母亲哭晕了，她父亲也伤心得眼睛发直。鱼儿家里里外外都是人，他们都为鱼儿的死伤心着。我看见很多人流泪，弄得我也泪水涟涟。

后来很多人告诉我鱼儿的故事，我静静地听着，听多了我也能把故事讲得很悲哀。一天，鱼儿曾经工作过的那家邮电所的几个人来找我，问鱼儿怎么死的？我垂着头告诉了他们，我说鱼儿是一个很有钱的老板的情人。这个老板，曾经为了鱼儿在电台赞助了几万，使鱼儿的声音变成电波覆盖天空。我还说老板的妻子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人，早把一切洞察明了。在一个闷热的夜晚，鱼儿和老板在一家宾馆幽会，老板的妻子一直跟踪他们，当他们热火朝天时，老板的妻子拿了一把刀杀气腾腾把门拍响了。鱼儿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决定跳窗潜逃。但他们在四楼，跳不下去。急中生智，鱼儿让老板撕了一条床单，鱼儿看见三楼的窗户是开的，鱼儿想借助床单爬进三楼。但鱼儿未如愿，鱼儿从四楼吊到三楼时，手并没触着三楼的窗棂。老板让鱼儿在空中晃了晃，鱼儿照老板的话去做了，这时候只穿着一条胸罩、一条裤衩的鱼儿真是一条浮在空中的鱼了。她在空中荡来荡去，想抓住三楼的窗户，但她终究没有抓到，倒把被单晃断了。鱼儿此刻把梦托给了我，我于是在梦里看到鱼儿的惨剧。

几个人听得歔歔不已，说鱼儿如果还在邮电所做，尽管钱少点，也不至于英勇献身。我说鱼儿应该在游泳池里，她是一条鱼，鱼不在水里而浮在天空，悲剧就注定了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还会想到鱼儿。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聆听着红楼夜总会传来的歌声。鱼儿不在了，另一个歌手取代了鱼儿。那歌声在夜空里弥漫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总在歌声中看见鱼儿，鱼儿好像还在天空里游弋。

难道那歌手也是鱼儿？

望 远 镜

陈东在街上闲逛，一个手里拿着望远镜的人，拦住他。这是个女人，女人晃晃手里的望远镜，看着陈东说，先生买一副望远镜吧。陈东先没看望远镜，只看着卖望远镜的女人。女人领口开得很低，隆起的胸脯让陈东不忍离开。陈东很大胆地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接过望远镜，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，也往女人的胸脯上瞄。但离得太近了，一片模糊。不仅如此，还让陈东觉得晕头晕脑。女人赶紧提醒陈东，女人说往远处看，那条街，你看。陈东就转过身，往街上看，陈东看见，很远的街一下子拉近了。一个女人，在街上走，女人穿一条皮裙子，鼓鼓的屁股一歪一歪。还有两条腿，修长修长。陈东被这个女人吸引了。他没把望远镜移开，一直跟着她。

卖望远镜的女人站在边上，女人看见陈东看得起劲，就说不错吧，那么远就像在眼前一样，又说买一个吧，现在时髦这东西。陈东眼里望着那个穿黑皮裙的女人，嘴里说你这望远镜还可以，多少倍的。女人说30倍。陈东说没有吧。女人说怎么没有，上面标了倍数。陈东忽地不说了。他望远镜里穿皮裙的女人已拐进了一条小街。陈东看不到她了。陈东便全力以赴搜寻新的目标，但这回陈东有些失望，陈东再没有看见穿皮裙的女人。陈东的望远镜里有很多人，但占据镜面的，是几个高个子男人和几个老头。陈东一下子失去了看望远镜的兴趣，把望远镜从眼睛上移开。

才移开，陈东忽地看见几米开外就走着个穿皮裙的女人。陈东立即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，对着女人看，但陈东失望了，离得太近，陈东的望远镜仍然是模糊一片。

卖望远镜的女人又在边上提醒陈东，女人说往远处看，你看看这边，这边很热闹。说着，拉陈东转了转身。陈东的望远镜里就热闹起来，都是人。陈东又在人堆里搜寻，不一会，陈东搜寻到一个穿很短的短裤的女人。陈东骂了一声妈的，让望远镜跟着她。但可惜，一会儿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男人彻底挡住了女人。陈东又骂了一句，移开了望远镜，这回陈东看见一个男人把手往一个女人背上的包上伸。陈东定了定神，看见男人手里有一把闪亮的刀片，男人在用刀片割女人的包。女人只顾往前走，没察觉。陈东就说有人割你的包。但这话白说了，女人离陈东太远了。陈东边上卖望远镜的女人听陈东这样说，就说你看见什么了。陈东说一个男人割一个女人的包。说着，陈东哎呀一声，陈东说那女人真笨，钱包被人掏走了都不知道。边上的女人说有意思吧。陈东说有意思。说着，陈东又移开了望远镜，然后看着女人说：“这望远镜多少钱？”

女人说：“你如果诚心要，就给100吧。”

陈东说：“50吧。”说着，又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，在街上搜来搜去。这回，陈东看见一个熟人，熟人边上走着一个女人。那女人陈东也认识，陈东说妈的，他们怎么走到一起来了。说着，用望远镜跟着他们，但只跟了一会，就有一辆汽车挡住了他们。等汽车开走，那两个人也不见了。

陈东又放下望远镜，仍说：“50卖不卖。”

女人说：“一定要60，少一分钱不卖。”

陈东犹豫了一下，开始掏钱了。

把钱给女人时，陈东又瞥了瞥女人高耸的胸脯，然后心有不甘地走开了。但没走多远，陈东回头了，用望远镜去看那个卖望远镜的女人。可惜，卖望远镜的女人已转身了。陈东只看见她一个背影。陈东就有些失望了，但没放下望远镜，他像刚才那样，用望远镜搜寻，要搜寻一些穿皮裙短裤的女人来。也有那么几个，但人多，才看见目标，就被人挡住了。陈东不想看了，放下望远镜。陈东边上人来人往，把望远镜放下后，陈东忽然发现边上的人都怪模怪样地看着他，有两个女人，还露出对他不屑的样子。陈东便意识到在大街上拿望远镜乱瞄似乎不雅。他脸一红，收起了望

远镜，然后挺挺胸，昂首阔步走起来。陈东很快回到了家，一到家，就往阳台上去，然后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。好在，陈东可以毫无顾虑地看了，没人会干涉他。但陈东很快失望了。陈东住三楼，他对面是一幢楼接一幢楼，陈东不可能越过那些楼往远处看，陈东当然也瞄了瞄那栋楼，近得就在眼前，让陈东头晕。陈东慌忙移开，往另一边看。那儿是个占街为市的菜市场，熙熙攘攘的样子。陈东没再移开，又那样在街上搜寻，想搜寻出一些穿皮裙短裤的女人来，但努力了许久，竟然毫无结果。街上有买菜的、卖菜的，但一个两个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。陈东就有些失望了，又想转身往另一边看，但转身时，忽然看见街边几个卖肉的在吵架。一个屠夫拿一把刀剁在菜板上，气势汹汹地说着什么。另一边一个屠夫也拿刀剁在菜板上，也是气势汹汹的样子。陈东听不清他们说什么，但知道他们吵得厉害，陈东平常也在这个菜市场买菜，听人说过，那些屠夫有矛盾，好像分成了几派。陈东不知是真是假，现在看到他们吵架，陈东明白他们真的有几派了。陈东没有移开望远镜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。

陈东的望远镜里，屠夫们吵得更凶了。忽然几个屠夫拿了刀跑过来，把刀剁在一个小个子屠夫的案板上。小个子屠夫也举起了刀，但他没剁在案板上，而是剁在一个大个子屠夫的胸口上。大个子屠夫的胸口立即鲜血如注，直射出来。陈东的望远镜倍数大，那么远看去，好像就在眼前，那血好像射到陈东的镜片上一样。陈东慌忙拿下望远镜，往镜片上看，镜片上莹蓝莹蓝，丝毫没有染上血。陈东放心了，又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。这时陈东看见整个菜市场乱了，几个屠夫握着刀追杀那个矮个子，一会儿，他们就不见了，跑出了陈东望远镜的视线范围。

陈东还怔怔地看着菜市场。

后来，菜市场终于平静了下来，这时陈东也觉得眼睛累了。他放下了望远镜，揉了揉眼后四处看了看。看到对面那幢楼时，陈东忽然看见对面阳台上有人盯着自己。只隔十几米远，陈东看得一清二楚，那人在看着他。陈东又有些不好意思了。陈东在心里骂了一句妈的，那么盯着我做什么。说着，回屋去了。

回屋后陈东无事可做，陈东的妻子带儿子回娘家了，陈东不愿去，才一个人上街闲逛，然后买回了这只望远镜。现在在屋里望远镜派不上用场了。陈东把望远镜往沙发上一扔，去开了电视。电视里正在演一部枪杀片，陈东对枪杀片不感兴趣，换了一个台。这个台演的是打斗片，一伙人举着斧头柴刀乱砍。陈东也不感兴趣，啪一下关了电视。

随后陈东在屋里发呆，呆了几分钟，陈东拿了望远镜下楼了。在一楼储藏室，陈东推出了摩托。

陈东要去郊外看风景。

小禾在家里看电视。

小禾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今天不用去上课，他吃了饭就在家看电视，看了一会，大人让他去砍柴，小禾应一声，但没动，仍坐在电视机前。电视里在演一部打斗片，小禾看了一会，看出眉目了。电视里演的是三伙人，一个斧头帮，一个柴刀帮，还有一个菜刀帮。三个帮派为了抢一个玉观音大打出手。小禾喜欢看打斗片，每次看都津津有味。小禾的大人，已经喊了小禾几次了，让他去砍柴。小禾总是应一声，但没出去，仍然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。后来村里小米小田来了，小米小田和小禾一样，也是十二三岁的孩子。两个孩子喊小禾去玩，小禾摆摆手，说电视好看。两个孩子就站在小禾旁边盯着电视看。电视里这会儿演几个满脸横肉的人站在窗前，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望远镜。小禾见了望远镜，就跟小米小田说，你们看，望远镜。又说你们看过望远镜吗，看得真远。小米小田睁大眼睛看着电视里的望远镜，摇摇头。小禾说我在城里看过，城里有卖的，听说可以看到几百里外的人。小米小田不相信的样子，都说能看那么远吗。小禾说能看见。说到这里，小禾不说话了，因为小禾看见那个拿望远镜的人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。立即，电视里出现一个横8字形的画面，画面里两伙人，在互相对峙着。

小禾他们睁大眼睛看着，他们喜欢看打斗的场面，他们知道立即会打起来。

但电视里还没开打，镜头又回到那个拿望远镜满脸横肉的人身上，他

跟几个人说：“他们就要打起来了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我们再坐收渔翁之利。”拿望远镜的人边上还有几个人，都说大哥高见，我们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再一举砍死他们。满脸横肉的人点点头，又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，屏幕上又是一个横8字形的画面，画面里两伙人还在对峙着。镜头慢慢摇近，横8字形画面消失了，电视里是两伙人对峙的近镜头。

小禾他们紧张地盯着。

电视里一伙人开始说话了，一个凶神恶煞的人说：“把你们手里的玉观音拿出来，不然，我们让你们横尸街头。”

另一伙人的一个说：“龙老大，你以为我们菜刀帮是吃素的吗？玉观音落在我们手里，要抢，问问我们手里的菜刀同不同意。”

凶神恶煞的人说：“这么说你们是不想活了。”

对方反唇相讥：“我看是你们不想活了。”

凶神恶煞边上另一个人这时说话了，这人说：“大哥，不要跟他们说了，砍死他们，把玉观音抢来。”

凶神恶煞的人手里拿着两把斧头，腰上还插了两把，他说：“李老怪你找死。”说着，一把斧头扔出，对方一个人被击中，鲜血飞溅。立刻，两边的人一拥而上，大砍出手，但见斧头柴刀切瓜一样往人身上砍。砍杀多时，凶神恶煞的人也受伤了，但他已把玉观音抢到手了。

画面又回到了那幢高楼上，满脸横肉的人一边看着望远镜一边跟身边的人发指示，他大声说：“差不多了，叫刘彪出击。”话才完，画面又移到那个砍杀的场面，但见一伙人从一幢大楼里冲出来，这伙人手持柴刀，见人就砍。画面一片混乱。俄顷，只见一个手拿柴刀的人把那个凶神恶煞的人砍倒了，并把玉观音抢了过来。然后这人把柴刀一扔，拿出手机打起来。这人说大哥你果然妙算，我们趁他们两败俱伤，抢到了玉观音了。

画面又回到阳台上，那个满脸横肉手拿望远镜的人也在打着手机，他说刘彪你干得好，赶快撤回来，我们看到警察了，往马路东撤，千万不能走马路西……

小禾他们看得很过瘾，小禾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拿着一把刀，他不

住地往小米小田身上砍。当然，这是一把塑料刀，再怎么砍，也不会伤人。小米小田被砍了，也去找了两样东西来，这是一把塑料斧头，一把塑料剑。三人砍在一起了，一边砍还一边说：“把你们手里的玉观音拿出来……”

正闹着，小禾的大人出现了，大人打了小禾一下，凶着说：“怎么还不砍柴。”说着，啪一下关了电视。

小禾便扔了塑料刀，去厨房里拿了一把柴刀，然后出门去了。

小米小田也跟着小禾出去了。

陈东骑车来到一条河边。

河边开阔，陈东的望远镜大有作为，而且，在这儿看，不会遭人白眼。陈东一停好车，便迫不及待地把望远镜往眼睛上放。河对面是一条堤，几个红男绿女在堤上匆匆行走。陈东用望远镜跟踪了几个女人，没见谁穿皮裙短裤。陈东便有些失望了，把望远镜往远处移。远处，是一座山，遥岑远目，山也不远了，陈东居然看见山顶上有一幢红房子，红房子飞檐翘角，陈东立即明白那是庙。随即，陈东把望远镜放下来，用眼睛往山上，山隐隐约约，根本看不见庙。陈东便在心里赞叹望远镜好，仍把它往眼睛上放。立即，飞檐翘角又在眼里了。陈东对着看了一会，又移开了，往近处移。立即，几个在对岸洗衣的女人出现了。陈东的望远镜又不动了，盯着看。看了好一会儿，陈东的望远镜又移开了，这次顺着河去，边看还在嘴里念道：“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随天去秋无际。”念着时，陈东的望远镜移到了河的尽头，这儿水天一色，让陈东觉得真正是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景致了。

再移，陈东的望远镜便移到河这边了，也就是陈东自己站着的这边。这边远远近近是一些矮矮的山，山上高高低低长了些树。这样的地方，陈东的望远镜不可能看的太远，陈东看见几个人往这边走，是几个男人，其中两个一副凶相。陈东骑着一辆很新的摩托来，这儿是荒郊野外，他怕自己的摩托被人抢掉。陈东常听人说有人摩托车被抢，现在这儿是荒郊野外，四野无人，几个人走近了，见摩托起心了便不好办了。这样想着，陈

东注意起这几个人来，用望远镜盯着他们。陈东想万一他们朝这儿来，便赶紧骑了摩托走。几个人倒是往这边来，但这时陈东的望远镜里又出现几个人，这是几个孩子。他们是走进陈东望远镜的，几个人离得很近很近，陈东觉得一伸手就可以拉住他们。见了这几个孩子，陈东不怕了。陈东想只要这儿有人，那几个人即使走来了，也不敢乱来。这样想着，陈东放下了望远镜。那几个孩子果然离的近，就在十几二十米远的地方。他们走了一会儿，不走了，一个孩子还举起了刀，砍树上的枝丫。

这几个孩子，一个是小禾，另外两个是小米和小田。他们到这儿来砍柴，几个孩子砍了一会儿，看见陈东了。是小禾首先看见的，小禾伸手指了指，还说那里有个人，在看望远镜，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视里看见的那种望远镜。小禾说着，不砍柴了，拿着刀往陈东那儿去。小米小田见了，立即跟了上去。

他们很快来到了陈东旁边。

陈东现在坐下了，坐在那儿用望远镜到处看。小禾他们站在陈东旁边，小禾还说了一句，这是望远镜吧。陈东点点头。小禾又说给我看看吧。陈东这次没说话，他看见对面洗衣服的女人在脱衣服。陈东巴不得她脱光，他盯着那儿一动不动。

小禾这时好像回到了电视里，一个人拿着望远镜看，看另外两伙人你砍我杀。小禾手里也拿着刀，他好像自己也是电视里的人了。他举起刀，狠狠地往陈东头上砍去。

陈东扑倒在地上，望远镜扔在一边。

小禾迅速捡起望远镜。

陈东第二天才被人发现，报警后公安人员迅速赶到。勘察的结果是他杀，但令公安不解的是，陈东身上的东西和身边的摩托都在，别人显然不是谋财害命。那么，为什么杀他呢。

没人知道陈东被抢了一副望远镜。

空 房 子

在我们修城，红楼花园算得上比较高档的住宅小区，入住的业主几乎都是一些成功人士。当然，我算不上成功，我原先住的房子被人拆了，他们拆一赔一，我才有资格进来入住。搬进来后，果然看见那些开小车携美女的成功人士。比如罗疤子，这人在外面卖了几年奖票，据说现在有几千万家当。还有李十关、吴士进等人，也是几千万身价。当然，也有人说他们是膨专员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靠银行贷款发家的，现在还欠着银行数千万贷款，用他们的全部资产包括身家性命也还不了那些贷款。但不管他们是不是膨专员，他们开小车携美女出来时，还是让人羡慕。另一位就是张天兵，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发家的。等他出名时，他差不多是我们修城最有钱的人了。我入住的红楼花园就是张天兵开发的，确实是大手笔，十几套红房子童话般地立了起来，是我们修城最大的住宅小区。这张天兵我也认识，我和他都是我们修城的政协常委，开会经常见得到。他对我还客气，见了面总是满脸带笑。我搬进来时他也那样笑笑的样子，还说：“欢迎刘作家到来，你的人住将大大提升我们红楼花园的品味，希望你在这里写一部现代红楼梦。”

有人说好话，总是让人高兴的事，我也像他一样满脸带笑。

其实，我开始不愿往这儿搬，我知道一个地方富人多了，很容易让我们这些不是富人的人自卑。这种感觉一搬来就感觉到了，我进来出去，总有很多小车在身边穿来梭去。而我，只能骑一辆半新不旧的摩托。打一个比喻，如果我是河里的小鱼，那他们则是海里的大鳄了。那个靠卖奖票起家的张疤子也认得我，好多次他悄无声息地把车停在我前面，然后打开车